《Living Up/噙 to Death》

舞者喬楊 迷霧中踏上神秘旅程

未知生，焉知死？但於現在這個信息紛雜的後影像時代，如何「知」已是難題。跨媒介劇場導演及編舞林俊浩（Ivanhoe）聯手城市當代舞蹈團（CCDC）一眾舞者與藝術家，帶來實驗性作品《Living Up/噙 to Death》，執着地要在劇場中論一論生死。資深舞蹈家喬楊身處其中，挑戰自己數十年來的舞台經驗，如同在迷霧中踏上奇妙旅程。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CCDC提供

◆跨媒介實驗性劇場《Living Up/噙 to Death》

《Living Up/噙 to Death》整個演出顯得十分神秘，按照CCDC網站上的介紹，是一場「死亡的練習曲」，「藉着一場破界儀式，踏上一片無言之境」。作品由林俊浩攜手文本創作李穎蕾，配合金曲獎得主hirsk的原創音樂、時尚造型師郭家賜的形象設計等，糅合了舞蹈、裝置、文字、錄像及電子音樂，是跨媒介的實驗性作品。除了CCDC的年輕舞者，演出亦讓舞團藝術總監伍宇烈、駐團藝術家喬楊及劇場構作梁曉端一起登上舞台，鼎盛陣容讓人好奇。

資深舞蹈家喬楊的角色尤為讓人好奇。2023年，喬楊一直忙於自傳式作品《Almost 55 喬楊》，以及黎海寧作品《再生瑪莉亞》的巡演，香港觀眾已經很久沒有在舞台上見到她，十分想念。這一次，她戴着黑色禮帽，穿着黑西裝，出現在了林俊浩的作品中。排練照中，她如鬼魅游離於人群之外，令人想起了大熱韓劇《鬼怪》中的陰間使者。

◆演出融入不少實驗性手法。 攝影：Carmen So

◆喬楊在演出中有突破表現。 攝影：Carmen So

完成 mission imposs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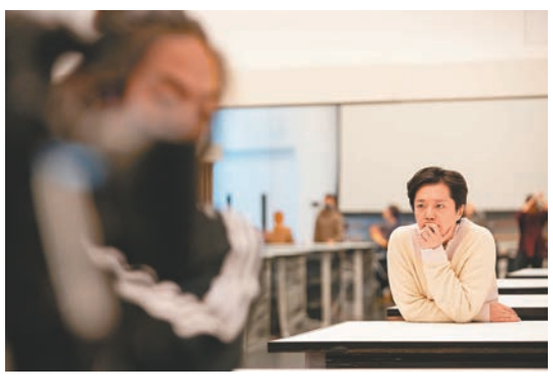
在舞台上早已身經百戰的喬楊，說起這次的創作大叫傻眼，「說實在我參與的部分不多，但蠻開心和挑戰的。讓我自己不能相信的是，一般編舞是針對演員比較特長的部分去創作，但Ivanhoe完全不管你擅長不擅長，就給你三樣任務叫你去做。」

當然不是一股腦把挑戰拋給你，喬楊說，編舞的推進十分精確有步驟。最先開始，是讓她觀看馬兒走步的影像，學習馬如何邁步，模仿那種優雅的姿態。「這有原因，他想要做一段馬面人身的唸詞。我便給了幾個基本的步子，過了幾天他說你回來排練，我就再把這些東西練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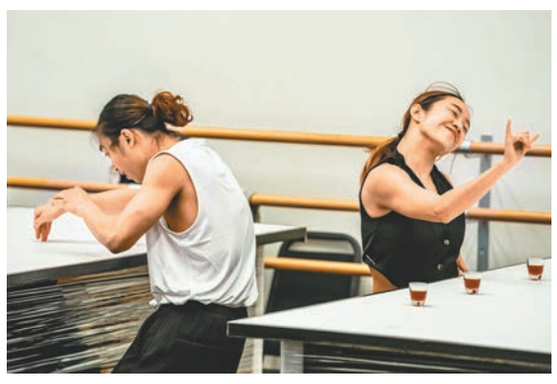
接下來，畫風一轉，編舞突然讓喬楊學性感的甩手舞動作。「我偏偏沒做過！」喬楊說，「它比較sexy，哇，死火，我手腳完全不聽使喚。」她回去一遍遍練習，還是不協調，花了好多的功夫終於攻克了動作。這時，編舞又拋出一段台詞要她表演，最要命的是，這些詞句沒有任何銜接和聯想，光背下來就已經很拗口，要求居然是要用饒舌唱出來。「比如，『地獄的鬼族，鬼界有名的鬼見愁』……我就只有『地地地地地地地獄的的的鬼族』……」喬楊笑道。對舞者來說，身體厲害得不得了，翻騰轉圈那都是小case，但要在舞台上說話卻是挑戰，更別說是rap出毫無聯繫的字句。在《Almost 55 喬楊》中，喬楊也在現場舞台上說話，但那是講述自己的故事，還能找到發力點和記憶點；這次的唸白折騰得她不得了，經常吃螺絲，光是如何斷句分詞，再把它練順，她就和林俊浩的助手討論了好久。

饒舌終於練順了，以為這就完了？編舞的跳躍性思維又來了，「給我一段英文詞，要咪嘴把它唱出來！」喬楊說，「死火，我肯定不行，我英文又不好。」只能硬着頭皮開始「啃」，用中文標出英文發音，回去用力練。「我回去聽到耳朵都快聽爛了，聽到後面頭都痛了。為什麼要這樣？這麼折磨！但我知道那個會是好玩的東西，等到了戲曲中心排練，他又說要拍一段video，那個鏡頭是懟到我臉上的，嘴型更要清楚。於是上周我又開始攻克這個。」

◆喬楊在演出中的角色成謎。 攝影：Carmen So



◆編導林俊浩（右）在排練現場。 攝影：Carmen So



◆《Living Up/噙 to Death》排練照 攝影：Carmen So

穿梭舞作的神秘人物

一個作品，讓喬楊做了數十年舞蹈生涯中從來沒有做過的事情，但直到此時，她仍然對自己在舞作中的角色一知半解——估下估下，全靠腦補。

開始合成排練，原以為自己只是跳其中兩段的她發現，原來演出全程她都要待在台上，坐在凳子上，可以即興地有一些移動或表演。「媽呀，我要一直坐在那裏，那我一定要給自己一個角色。」喬楊想，不然豈不是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他知道我要做什麼，但就是不告訴我！他就讓我自己去找：你覺得你是什麼？」

最近電視劇《繁花》熱映，「王家衛受害者聯盟」的軼事又被觀眾拿出來討論，例如梁朝偉拍《東邪西毒》，以為自己演的是東邪，結果片子出來才知道自己成了西毒。聽到喬楊講述舞作排練過程，記者也不禁聯想，完全忍不住笑。

她於是開始在有限的空間中去想像自己在作品整個版圖中可能的角色與功能。「一開始，我覺得自己是一個觀禮者，畢竟作品是關於生死，一開始就是死後的一些儀式。我甚至是一個旁觀者，也有可能是一個死去的幽靈，因為我好像完全游離在人群外面，和他們的世界是分隔的。所有的東西都是放空的，偶然的一個姿勢也是在自己的空間中，站起來走的時候也很緩慢，到最後我覺得我更像是陰陽兩界間的人，似乎我面前的舞者們他們做的各種事情都是我曾經歷過的，但我現在被切割在外面，進不去。我的身份可以有很多。」

是時候來談談生與死

喬楊說，排完自己的部分，她會在旁邊觀看別人的排練，一群年輕舞者的狀態，讓她感覺有很多戲劇性的元素在其中。「很多人都以為是玩概念，Ivanhoe其實不是，肢體的表現仍然很重要。我很喜歡鄺彥璋與丘善行的一段兩個男孩的雙人舞，很有感覺。video打在上面，梁曉端在講一些東西，加上燈光、LifeCam，我覺得他的東西很有畫面感。」

這次的作品關於生死，也正是因為這個主題，喬楊有興趣參與。「我覺得我到了這個年齡，對這個話題有一定的感受，會好奇他怎麼把生死這麼沉重這麼大的題目放到舞台上。作為我自己來說，經歷過親人、朋友的去世，明白了人活着的時候，會感受到在生的人和已走的人他給你的那種力量，如同某種精神和靈魂浸入你的身體，身體有了力量。」快要60歲的喬楊，仍然是舞台上的佼佼者，亦是本地舞壇的傳奇之一。她說自己非常注重保養身體與精神狀態，臉可以隨着時間蒼老，但心態不老的話，身體似乎也能充滿力量。「是精神的東西讓你做喜歡的事情，享受當下的moment，那種意義更重大。」

對於年輕舞者來說，要去講述生死似乎仍太遠，「但對我來說，到了人生這個階段，可能有很多的話想要說。」

這次就到劇場中聽喬楊說。

《Living Up/噙 to Death》
日期：1月15、18至20日 晚上8時
1月14日 下午5時
1月20、21日 下午3時
地點：西九文化區自由空間大盒

一場原生態文化的讚禮

文：鄧蘭

康文署於2023年底在文化中心大劇院呈獻「譚盾WE-音樂節」兩套節目，分別是譚盾的《歌劇與舞劇》、《巴赫搖滾與杭蓋》及一場與嘉賓進行的討論會《世界首演&未來論壇》。筆者看了《歌劇與舞劇》。兩套節目焦點各異，單是《歌劇與舞劇》也包含了不少意象，人、宗教、自然界是節目構思創意及藝術總監兼指揮譚盾一直放入作品中的重要元素，也是這套節目所圍繞追尋的。《歌劇與舞劇》除粵語，還有彝、藏及蒙古語演出，可以說是一場對原生態文化的探索和讚禮。歌者舞者都是自小學習原生態歌曲與舞蹈的繼承人，演出感染力十足。節目分兩節，上半場為歌劇，下半場為舞劇(楊麗萍編創的《春之祭》)，但兩節的思想、風格和題旨都十分統一，具關聯和延伸性。

篇幅所限，以下集中說節目的歌劇部分。上半場包括《茶馬古祭》(雲南) 及譚盾兩部迷你歌劇《九色鹿》、《心經》。《茶馬古祭》是2020譚盾在雲南采風後把傳統古樂與儀式舞蹈融為一體的樂舞。《茶馬古祭》分三部分，第一幕主要是多媒體，一段雲南茶山影像視覺讓人看到祭司與茶樹和葉片的關係，黑白和略帶粗糙的影片予人遙遠和絕非現代的空間的感覺；祭司圍繞茶樹吹響葉片，或繞樹而歌和作舞跟城市人何只是兩個天地？幾乎沒有現場音樂，讓人更聚焦在那不算吸引的畫面質感。隨影像結束，影片的男女祭司從舞台後方走出，也像在影像中跳格出來，開始了第二幕的茶神啟示。這部分以女歌為主，男樂神則為女茶神繼續吹響各種原生態樂器。第三幕是男女祭司唱起安魂曲告慰天地、恭送茶神和樂神。男女演出者本身就是來自雲南彝族的巫師，羅鳳學出生於畢摩(是彝族民間專門替人祈禱和祭祀的祭師)，歐牧優諾本身是彝族歌者。

◆茶馬古祭（雲南）

由於二人就是不折不扣原生態文化承繼人，她的歌和他的聲以至動作形態，真實、略帶粗獷卻坦率自然，有着極濃厚的原始味道，他們就像在與自然界溝通，或者說他們的歌舞已與自然界融為一體。觀眾在不多附加音樂下不難摒除雜念，全套《茶馬古祭》以緩慢序、暢歌詩到急曲破的音樂節奏帶領觀者進入原始天然狀態，透過人、神之歌舞樂回歸到大自然原始卻鮮活之景。

故事改自敦煌壁畫的《九色鹿》(莫高窟257號)、《心經》(榆林窟3號)再進一步把觀者帶入靜化內省的感悟之境。本地女高音鍾嘉欣一人分飾九色鹿及其他三角，本來對粵語演唱不大認同，但鍾氏無論歌唱造詣與表現力都很強，把由樹變為九色鹿的遭遇、心理過程——由純良慈悲到因救落水人反被他(人類)獵殺而存怨恨，但最終不悔，有力地展現角色內心。四人組的敲擊樂加入鋼琴(張緯晴)依然不肆意「出擊」，只偶爾製造較強烈聲效，繼續讓觀者聚焦在故事的演出中，令觀者完全投入演者的歌中戲中。接着的《心經》由反手琵琶彈撥開始，剛從西域獲取心經的樂僧空弦，在沙漠歸途中遇見垂死的西域女子，用自己僅存的一口水救活了她，展開二人相遇相敬的旅程，儘管樂僧如何保護，女子最終還是在空弦懷中死去。空弦由蒙古原生態呼麥及奚琴家哈斯巴根演出，而女子由藏族原生態女高音擁江帆飾，男的呼麥水平了得(由喉嚨、腹部擠壓發出來的低沉長音)，女高音則滿載原始音色腔調，二人遠古的聲音即時讓人如置身故事的場景；女高音的歌聲充滿民族風格特色，與極富特色的呼麥相呼和，聲音天然純粹，有直入人心之力，完全沒有粉飾扮演的感覺。尾段女高音隨故事發展繼續以藏語原生態之聲唱出《心經》，彷彿在痛苦中引導觀者進入自我釋放之境。擁江帆的原生態歌聲宛如大自然之音，是那樣真摯原始，男女呼和時尤令人感動。

這段《心經》除具自身的意義，也正好為上半場畫上完美句號，因女人前身是鹿，現轉世為人。這身份跟上套《九色鹿》的角色不只相關，也具眾生輪迴、生死離苦和業報因果的佛性，兩套迷你歌劇由《九色鹿》開始，最終由《心經》中的女人唱出《心經》作結，兩套歌劇合加起來的力量就大大提升了。兩套歌劇在簡潔的舞台上探索多層次的思維方向，而又在複雜的建構上做出簡練的人生感悟。

李維斯的12首舒伯特鋼琴奏鳴曲（四之三、四）

周末好去處

繼2023年初兩場舒伯特鋼琴奏鳴曲獨奏會，三度獲頒著名「留聲機獎」的英國鋼琴家李維斯延續未完之約，再臨繆思樂季詮釋全集的下半部分，包括作曲家臨終前數月寫下的最後三首奏鳴曲。獲《紐約時報》譽爲「當今有數詮釋舒伯特的權威」，李維斯將細繪舒伯特於飽受疾病煎熬的生命終章，以感人偉樂將痛苦絕望轉化成超然物外的精神昇華。誠邀您一起經歷這趟非凡舒伯特之旅！

四之三
日期：1月27日 晚上8時
第4號A小調鋼琴奏鳴曲，D. 537
第9號B大調鋼琴奏鳴曲，D. 575
第18號G大調鋼琴奏鳴曲，D. 894

四之四
日期：1月28日 下午3時
第19號C小調鋼琴奏鳴曲，D. 958
第20號A大調鋼琴奏鳴曲，D. 959
第21號降B大調鋼琴奏鳴曲，D. 960
地點： 香港大學百周年校園李兆基會議中心大會堂